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躋雲樓 第十一回 虎皮將救駕沙漠場

話說楊國忠自交趾而還，把螭娘奉天斬蛟一事奏知玄宗。玄宗驚喜道：「吾朝竟有這等異人！」適值閏三回朝復命，把虓兒伏虎一事也修疏具題。玄宗道：「柳督監有這等內助，真可輔贊皇家！此誠社稷之福也！」命差內監馬弁，齎黃金千兩、錦緞百匹，賜與螭娘、虓兒，以示旌賞。兩夫人聲名，從此哄動了京師。一日，兩位夫人向柳毅道：「妾等微展薄技，就能上動朝廷，相公不日定升大位了。但朝臣中不無借端生嫌彈射吾輩者，倘事起不測，卻是相公被妾等所累。請暫且各回母家，俟五年後再為朝廷建立奇功，使皇上不生猜疑，群下悉泯誹謗，乃吾夫婦團聚日也。」柳毅道：「賢妻係下官的羽翼，各回家去，再有疑難大事，共誰商榷？早晚之間，何人服侍？還望二位夫人體念！」虓兒道：「衙門事務，自有幕賓照理。柳萼、柳華，早為完婚。子婦奉侍，盡可替俺兩人。無得過為留戀，致滋禍端。」到了次日早晨，兩位夫人並不知幾時去了，柳毅甚為悵然。

且說柳毅代兩位夫人謝恩的本章，玄宗一覽甚喜，御筆批道：

柳毅文武全才，兼有賢助，特升嶺南節度。領憑赴任，勿遲！

話說柳毅嶺南上任以後，玄宗遷蜀後，肅宗登基。朝內有一個諫官，姓何，名依樊。那臥牛與棲鳳之句，就是此人所作。因柳毅詩言相嘲，發憤讀書，所以後來官居言路。見柳毅以婦人之功，升為大員。心下有些不服，且欲報相嘲之恨，就題了一本，奏道：

伏惟盛世論才，不尚奇詭之技矣！臣建功無需閨門之能。嶺南節度柳毅，因婦人之妖術，竊王家之寵榮，恐非所以勵官。方肅國體，理應削其祿秩，奪其旌賞，乃見朝廷崇正黜邪之意。臣居言路，不敢隱瞞，謹疏奏聞。

疏上，肅宗微有疑心，批道：「俟再奪。」尚書省商璉、國子監祭酒齊岱同上疏辯道：

臣聞朝廷用人，取其才人邦家，無問出身來歷。節度柳毅室人寅、辰氏，雖一龍胤，一係虎裔，然伏虎斬蛟，均係有功生民。既不等乎山精水怪，亦何玷於名教綱常！伏乞聖載，用杜讒口。

肅宗批云：

寅、辰氏既建奇功，定非凡品。再有詆毀者，照妒賢問罪。

自此滿朝官員，再無一人敢私相謗詆了。

卻說柳毅自兩位夫人去後，日夜思想，無時置下，如何等得五年！就修了兩封家書，著了一個得當官員，先往洞庭投書，去接螭娘。後往山陰嶺投書，去接虓兒。

及至那差官回來，稟道：「小官先到洞庭湖邊龍王廟旁，橘子樹依然如故，擊了三聲，並無有人出來照應。只聽湖底水中人喊馬嘶，鼓響金鳴，如同操演的景狀。候至日夕，其聲方住。小官只得把家書投入湖內而走。到了山陰嶺前，上嶺一望，見嶺下有個大池，一位婦人在池旁跳舞，卻像二太太的模樣。走到跟前，又不見了。小官轉回嶺上，尋到洞前。見洞門兩扉緊閉，側耳細聽，裡面似有人聲。小官把家書從門縫裡投進去，內有一童子叫道：「差官，等候回札，勿得擅走！」小官等了兩、三個時辰，從洞門底下刮出一首詩來。小官得了這詩，又回到洞庭湖邊龍王廟前，看有什麼回音。見橘子樹上貼一紅簡，寫著律詩一首。小官一並揭來，敢呈與大人親覽。」

柳毅遂把兩首詩接過，先看頭一首詩，道：

勸君無事過流連，暫回母家杜禍緣。

目下雖歌三月句，佇看偕老在他年。

賤妾寅氏親筆

柳毅又看第二首詩，道：

代君暫且苦經營，庚子年頭事業成。

朝臣承恩歸故里，一門團聚受寵榮。

賤妾辰氏謹題

柳毅看完這兩首詩，心中甚覺不快。

卻說楊國忠前在劍南，范維寶不時地參見。楊國忠嘉其才幹敏捷，回京保補原職。三、五年間，就升到禮部左堂，與商璉、齊岱相交甚密。范維寶感柳毅大恩，兩下題媒，把商璉之女許配了柳萼，齊岱之女許配了柳華。

是年正當會試，柳萼兄弟進場應試已畢。及張榜以後，柳華中了榜首，柳萼中了狀元。那一日，大開曲江，主宴官卻是盧杞。長安城內有詩一首，其詩云：

紅綾賜罷謝君恩，一榜春元簇色新。

爭羨柳家美男子，笑勝把盞藍面人。

盧杞聞說此詩，疑係柳郎所作，甚為心銜。

後柳萼兄弟登朝面君，肅宗一見甚喜。賜酒簪花，遊街三日。復來謝恩，肅宗問道：「卿等如此妙齡，可曾娶過親否？」柳萼奏道：「臣等俱係聘定，還未過門。」肅宗道：「金榜題名，自應洞房花燭。著護部官齎黃金千兩，馳驛回嶺南完婚。」柳萼兄弟具疏奏道：

臣兄弟二人岳丈，俱係內宦：一是尚書省商璉，一是國子監祭酒齊岱。家眷現在京中，無煩馳驛歸娶，謹為奏明。

肅宗看罷此疏，即著內侍捧旨而出，那旨上道：

擇吉九月十二日過門，著禮部侍郎范維寶主婚。一切應用物品，工部著辦事官如數供給。

及至到得過門之日，滿街燈彩，數層鼓吹，車馬僕從，填塞道路。柳家兩位公子，奉旨把兩個新人娶進門來。是日合朝官員，齊來賀喜。到得三朝，柳萼兄弟入朝謝恩。肅宗道：「卿等功名已就，家室已完。但忠孝並重，欲為忠臣，先為孝子。准卿等寄假半年，率領新婦，往嶺南省親。限滿後，再回京就班。」柳萼兄弟二人謝恩而出。

轉瞬之間，三朝、六日、雙九、對月俱經過去，兄弟兩個又啟本奏明，僱了車轎，領著兩位新娘一路往嶺南而來，好不風光！這正是：

一枝杏花紅十里，兩元歸去馬如飛。

話說柳萼兄弟走了兩月有餘，已到他父親衙門。兩個公子領兩位新娘，進了內宅，參拜了柳毅。又請婆婆行禮，柳毅著人辭道：「兩位太太俱回娘家去了，異日婆媳再相見罷！」兩新人聽說，甚為愕然。各人問其丈夫，亦不直告其母之去向。次日，各處官員抬酒牽羊，賀喜者不離其門，熱鬧了半月有餘。

一日，柳毅正在中堂宴客。忽有京報投進，展開一看，乃是聖上擬於十月初二日起鑾，親往沙漠場打獵。日夕客散，柳毅向兩公子道：「聖上西狩沙漠，我斷不能安於無事。你二位母親俱各回家，使我如失兩手。倘有疑難大事，卻仗賴何人？」說著，不覺泣下。兩公子道：「父親不必過憂，吾母係有仙體，如遇緊急關頭，斷無不來相助之理。」

到了次日，只見報事官稟道：「聖旨已到，大人速出去接旨！」柳毅出城，走不數里，已經接著。拜畢，捧旨官當下讀道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聖王御宇，雖矢游畋之戒；緯後經邦，不廢講武之文。茲當秋盡，理應合圍。擬於十月初二日駕鑾

親率嬪妃、諸王，西獵沙漠。著嶺南節度柳毅，代朕前驅。署內一切事務，暫著柳萼照管。聞旨即統部下人馬，直投沙漠候駕，無煩進京請命。欽此。

柳毅接過旨意，把節度應管的事務，悉交給柳萼。率部下人馬，直投沙漠場去。

卻說沙漠場有座城池，名曰瓜州。城內有行宮一處，乃唐王西狩、往來駐蹕之所。柳毅統兵到此，就在城外紮下營盤，專候駕到。

肅宗將起鑾時，張皇后奏道：「陛下以萬乘之尊，臨荒漠之地，倘有不測，後悔何及！還乞聖裁！」肅宗不聽。陸贄奏道：「陛下駕幸瓜州，須有防備。柳毅屯兵西域，一路猶多險塞。須著郭子儀、魚朝恩保駕前去，方可無虞！」肅宗道：「郭子儀年已衰老，不堪隨朕遠行，魚朝恩尚須看守宮掖。西狩一事，朕只視若尋常，卿等不必代為過慮！」遂著大同總鎮潘振武、西安總兵滕克敵兩人護駕，率領嬪妃、諸王起鑾，向西域而來，這且莫題。

卻說肅宗朝內有個管事的太監，叫做崔寵。其先人崔天柱，原係韓國夫人的家奴。侍其主勢，最有威權。那一年正月十五，韓國夫人出來看燈，與洛陽公主爭道。崔天柱打死洛陽公主的家人，並公主的乘輿亦為掀翻。次日，公主入朝奏知明皇，明皇並不追究。時肅宗為太子，心下不憤。晚間看燈，燈火之下遇見崔天柱，著人立時打死。後來其子崔寵淨身入宮，做了太監。肅宗卻甚喜他，但崔寵懷有為父報仇之意，卻不敢輕易啟齒。

肅宗有個貴妃，姓王，先是為韓國夫人的養女。馬嵬變後韓國夫人失寵，暗被肅宗著人致死。王氏無所依靠，選入宮中，為肅宗的昭儀。屢蒙寵幸，升為貴妃。王妃也常想著替韓國夫人洗冤，因與崔寵內鉤外連，結為黨援。一切宦官、宮妾，俱被買透，無一人不樂為所使。時時刻刻覬覦著肅宗，苦於無釐可乘。崔寵聞肅宗西狩旨下，就討了個大差，往瓜州監管修理行宮。肅宗准奏。

崔寵到了瓜州，監修行宮。把行宮週遭群廊下掘成地窖，填上乾柴，柴內埋上火藥。正殿、臥室內地裡穿成大孔，孔中伏上地雷。地雷的引線，卻與地窖內乾柴相屬。點著乾柴，火藥突起，地窖盡塌，地雷齊出，宮殿悉焚，肅宗如何還能逃出火去。佈置完備，住有兩日，肅宗駕到，進入行宮。柳毅奏道：「瓜州城內，只一行宮，並無居民。其勢孤危，臣請統兵入城，以保聖駕。」肅宗道：「卿兵勢眾多，城中難容。暫與潘振武等屯兵城外，明日出獵，再為合營。」柳毅承旨而出。

卻說崔寵通知王妃，叫他用酒把肅宗並一切妃子俱各灌醉，以便行事。又著心腹人守定四門不許輕易開放。王妃得了崔寵的信，晚間在太元殿內委曲侍奉肅宗，把盞勸飲。又令許多妃子在宴前歌舞，一概俱為賞酒，歌道：

吾皇御宇治道昌，普天率土樂平康。駕幸沙漠威名彰，睹龍光，奉觴祝壽慶無疆。右調《憶王孫》

肅宗一時興發，遂御制律詩一首，詩曰：

大寶身登受共球，翠華駐處竟冕旒。

夏王洛表事堪載，周王東都跡應留。

鹿逐秦郊徒弔歎，吳宮夜宴殊風流。

但祈車輦遍天下，那怕強藩進膠舟！

詩已詠完，就吃了個酩酊大醉。一切妃子，俱被王妃灌酒，吃得不能動彈。到得夜已深時，宮中上下俱各睡去，王妃密送一信給崔寵，叫他好動手。

崔寵得信，就著人把地窖內乾柴用火點起。一時火藥俱發，地窖悉被是線所引，地雷齊響，宮殿俱著。你說這場火好不嚇人：

初非祝融肆虐，胡為氣燎中原？未聞回祿降災，竟爾勢炎山崗。視阿房之告焚，雖未息經三月；較廊廟之被燒，已屬煽及。一朝燄燄，不可撲滅，烈烈誰敢向前！

肅宗驚醒，起來看時，一片火光，無處躲閃。急向外走，宮門早被崔寵緊緊把住。轉回入內，正殿已塌，兩廊盡倒。突向王妃道：「卿有何方，使朕出去？」王妃道：「此係天災。婢子亦無可如何！」說話終間，宮人已燒煞大半，王妃亦不知躲到何處去了。隨駕諸王，聞說有火，也只在宮門以外往來探望，並無一個能進來相救。

肅宗正在危迫，忽見有一員女將，戎裝俱是虎皮做成，率領健卒四人，冒火而來。把肅宗用手架起，騰空直上，越城而出，送到柳毅營前。

卻說柳毅聞宮中有變，同滕克敵、潘振武正要進城救駕。城門屢叫不開，回來見肅宗駕到，方才放心。虓兒復轉進城，到了宮內，把崔寵、王妃著人緊緊綁定。凡係崔寵的羽翼，個個盡情殺死。著人開了城門，隨駕諸王，一擁而出。隨後虓兒把王妃、崔寵押解出城，來到肅宗駕下。肅宗問道：「卿係何人？朕得倖蒙相救。」虓兒奏道：「妾乃柳毅之妻寅氏。」此時柳毅正要向前說話，虓兒先拒道：「今日王家多難，救駕不暇，家中私事那應提起！」言終莫知所往。

肅宗遂當下罷了打獵之命，同柳毅急急班師回京。把王妃立時縊死，崔寵夷其九族，把柳毅封為上等公，調轉河西節度。

不知後來若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